

血帖 亡魂記

陳青子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章 落拓江湖	(3)
第二章 死亡敕令	(37)
第三章 玉堡寻仇	(74)
第四章 白袍怪人	(108)
第五章 牡丹之约	(143)
第六章 义重如山	(177)
第七章 谜中之谜	(194)
第八章 红粉之劫	(211)
第九章 恩牵仇绕	(245)
第十章 丑面人魔	(278)
第十一章 阴司公主	(311)
第十二章 巧计解厄	(346)
第十三章 棋逢敌手	(381)
第十四章 初创死神	(415)
第十五章 天伦梦回	(449)
第十六章 英雄气短	(484)
第十七章 武林之宝	(517)
第十八章 落日孤鹜	(552)
第十九章 元凶授首	(570)
第二十章 绝处逢生	(588)

第二十一章	镂心之情.....	(623)
第二十二章	剑拔弩张.....	(659)
第二十三章	亲耶仇耶.....	(695)
第二十四章	秘室求凤.....	(729)

楔 子

圣城，名虽为城，其实是一座占地将近百亩的巨庄，庄主“字内无双客甘敬尧”，被中原武林道尊为“武圣”。

圣城，是中原武林的金字塔，是中原武林的灵魂，同时也是“武道”的象征，它和它的主人，受着武林史上的没有先例的尊崇与敬仰。三十年前，甘敬尧凭其字内无双的功力，挽回了中原武林濒于末日的命运，使武林命脉得以延续，于是，他被尊为“武圣”，所居的庄院被称为“圣城”，三十年来，中原武林点波不兴，一片祥和。

然而，这座武林的金字塔倾颓了，仅只在一夜之间。

当晓雾收歇，朝阳普照，“圣城”已变成了一片瓦砾之场，未熄的余烬，尚冒着股股白烟，灼焦了尸体的臭味，随风四播。

一个瘦小的人影，从废墟中蹒跚地走了出来，赫然是一个十岁不到的幼童，他双眼发直，望着远方，艰难地挪动脚步，他没回过一次头，远了，消失了，可能，这幼童是“圣城”中唯一的活口……

无数的武林人，闻风而至，但是现在眼前的，是烧焦了的尸体与断瓦残垣。

“武圣”的尸体被寻到了，手中尚执着那柄“诛仙剑”，遗体上的创口，有三十七处之多，由于剑柄上的一粒“辟火珠”保全了尸体的完整。

“圣城”，起了一座巨冢，称为“圣墓”。

这恐怖的谜，使整座中原武林为之鼎沸，较之天灾地变还要震撼人心。

谁，有这力量能摧毁圣城？

谁，有这力量能杀死宇内第一高手“武圣甘敬尧”和百名功力震世的门人弟子？

这可怕的谜底之后，隐藏着的是什么？

岁月轮转，物换星移。

十年，在不知不觉中消逝了。

这恐怖而血腥的谜底没有揭开，但，时光已冲淡了人们心头上可怕的记忆。

就在这一长串沉默之后，一场可怕的血剧悄悄地揭开了序幕……

于是……

第一章 落拓江湖

碧天如洗，万里无云，烈日高张，铄石流金。

通往开封的官道上，这时正有一个衣衫褴褛，面带菜色的少年，顶着烈日，蹒跚而行，看上去是那么的落寞孤凄。

这少年从外表看，年纪可能在十八九之间，双眉紧结，面孔呆滞得没有半丝表情，但却掩不住那与生俱来的超凡气质，和俊逸的轮廓。

他停足望了望似乎已被烈日晒熔了的官道，用衣袖一抹额上的汗珠，转身到路边浓荫匝地的大树下坐了下来，四望无人，从怀中掏出一个干了的饽饽，有一口没一口的吃了起来。

就在此刻——

一条臃肿的身影沿官道蹒跚行来，径直到树下朝那少年旁边一坐。

来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白发老者，身上一袭既脏且破的粗蓝布棉袍，远处看去，显得臃肿不堪。

在这种三伏溽暑的日子，穿上这厚重的棉袍，冒着烈日赶路，确实有些惊世骇俗，这老者如非是失心疯便是玩世不恭的风尘异人。

那少年抬头望了对方一眼，脸色微微一动，又自顾低头去啃那干饽饽，似乎这怪异的情况，丝毫也引不起他的兴趣。

怪老人端详了少年半晌，突然干咳了一声道：“小子，你懂不

懂敬老尊贤之道？”

少年一怔神，道：“老丈是指晚辈？”

怪老人一瞪眼道：“难道还有别人？”

少年眉毛皱得更紧，讶然道：“老丈此话怎讲？”

“我老人家年纪至少比你大上四倍，可否当得先生之称？”

“这……当然！”

“嗯！有酒食，先生饌，这是圣人之言，难道你不懂？”

“这……”

“别这那的，我老人家偌大年纪在烈日之下奔波，既饥且渴，你小子倒是吃得满自在的？”

少年不由感到啼笑皆非，破颜露出一丝苦笑，把手中吃了三分之一的饌递过去道：“老丈如果不嫌弃，请用！”

怪老人不客气的接过来，咬了一大口，又道：“你可是心甘情愿？”

少皮颇感不耐，但仍淡淡的道：“一点干粮，又不是什么珍馐美味，老丈取笑了。”

怪老人又嗯了一声，开始大嚼起来，边吃边道：“味道不坏，只是硬了些，想来是隔宿的东西，老夫猜你已三餐不曾用过饮食了，对不对？”

少年白了怪老人一眼，起身道：“晚辈尚须赶路，就此别过！”

怪老人三嘴两嘴把剩下的一半塞入口中，伸脖子强行吞下，把手连摇道：“别忙！别忙！”

少年几乎奈俊不住，苦着脸道：“老丈还有何指教！”

怪老人颈子连伸，用手抹了抹粘满饼屑的胡子，两眼一翻道：“老夫不白吃人的东西！”

“老丈的意思是……”

“你有何求？”

“没有！”

“当真没有!”

“没有!”

“好小子，你穷得快要当乞丐了，还说一无所求……”

少年顿时面泛怒容，冷冷的道：“晚辈无法再耽搁时间了……”

“你又不是赶去投胎，忙什么。”

少年气得心火直冒，但看在对方年纪老迈，同时这种无理取闹的事情，他尝得多了，仍强吞一口恶气，咬紧牙关，转身便走。

“回来!”

随着话声，一股奇强的吸力，把他已跨离原地五尺的身躯，硬生生拉了回来，他骇然了，知道此老丈有来头，但环境已磨炼得他心如止水，毫不动容的道：“老丈意欲何为，无妨明白见示!”

怪老人理直气壮的道：“我老人家就是不愿白吃你那半个饽饽!”

少年暗忖，东西是你自己开口要讨的，又没有人强迫你吃下去，自己拼着挨饿，反倒招来麻烦，真是好人难做了，此老性格之怪异，简直大悖常情……

心念之中，怪老人又道：“小子，这样好了，老夫看你愁锁双眉，定有逆心之事，眼神含怨而带煞，定有恨结于胸，一身狼狽相，必是时乖命蹇，你且说说你目今何往，看有没有需人帮助的地方?”

少年先是一愣，继而傲然一笑道：“老丈全说对了，但晚辈不需人助!”

“好小子，说说总可以吧，否则休想上路。”

“莫不成要留下晚辈?”

“可能，我老人家说一不二!”

“老丈不是强人所难?”

“随你怎么说，不交待清楚就别想走!”

少年面色一紧，正待发作，转念一想，轻轻叹了口气，道：“如此晚辈有个问题请教！”

“嗯！这才像话，你说。”

“请问‘玉牒堡’如何走法？”

“什么，‘玉牒堡’？”

“是的。”

“你到‘玉牒堡’何为？”

“办一件事！”

“为什么事？”

“恕不便奉告！”

“好，老夫不问，以你小子这副德性，不像到‘玉牒堡’办事的样子！”

“为什么？”

“老夫问你，你是到堡中找什么样的人办事？”

“堡主！”

“哈哈哈哈哈，小子，不像话！”

少年愠声道：“老丈若是知道地点的话，就请见示，否则……”

“小子，当然要告诉你，不过，‘玉牒’一派在当今天下，威名凌驾各正邪帮派之上，堡主西门嵩眼高于顶，等闲人见他不着，幸而你碰上我老人家，对你也许有些帮助，要见西门嵩决无问题……”

“好意心领了！”

“什么，你小子难道还有什么门道不成？”

“晚辈求见，西门堡主不会拒而不纳……”

“噫，你小子倒说得煞有介事，你受何人之命办事？”

“晚辈自己！”

“哦！你与西门老儿必有渊源？”

少年穿了一室，嗫嚅着道：“西门堡主是家岳！”

怪老人陡地站起身来，再次打量了少年一遍，也斜起一只眼道：“他是你岳父，那你是他的女婿？”

“可以这么说！”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有什么可以不可以的？”

“就算是吧！”

“好小子你心神还正常吧？”

少年心想，敢情是碰到了疯子，怒哼了一声，转身便……

怪老人一晃身拦住少年人身前，道：“若不是看在半个饽饽份上，老夫就劈了你，你竟敢向老夫打逛语……”

少年愤然道：“晚辈生平不说谎话！”

怪老人寿眉一扬，双目倏射奇光，似要照澈少年的内心，久久才道：“你就是这模样去迎娶西门嵩的掌上明珠？”

少年感然道：“迎娶，什么意思？”

“你不是说你是他的女婿吗？”

“是的，那只是名份！”

“名份？成亲之后名份岂非就定了？”

“可是……可是晚辈没有这打算！”

“好哇！西门嵩为了独生女儿出阁，明日午时大宴亲友，你……”

少年面色大变，栗声道：“明日出阁？”

怪老人吹了一口大气，怒声道：“小子，你爹也不敢在我老人家面前装佯，你……”

少年退了一步，道：“老丈说先严？”

怪老人厉声道：“你不是‘青龙堡’卫非的儿子？”

少年瞪目结舌地道：“‘青龙堡’卫非？”

怪老人吹胡瞪眼地道：“你走吧，莫惹我老人家生气劈了你！”

少年低头一阵思索，倏然醒悟过来，俊面起了一阵痛苦的抽搐，喃喃自语道：“好！好！这正是求之不得的事，但我仍须去作个交待！”

怪老人困惑地摇了摇头，道：“小子，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晚辈甘棠！”

“老夫如果没有走眼，你必出身名门？”

“这……唉！晚辈父母双亡，流落江湖，一事无成！”

“你真与西门嵩的女儿有婚约？”

“是的，那时晚辈年方七岁，双方父母作主许的婚！”

“嗯，老夫相信你。西门嵩竟然把女儿毁婚另配，我老人家……”

甘棠苦笑了一声，截住老人家的话头道：“还没有请教老丈尊称？”

怪老人把头连摇道：“忘了！忘了！老夫名姓早忘。小子，你究竟准备作何打算？”

“退婚！”

“什么，退婚？”

“是的！”

“没志气。”

甘棠又是怏然一笑，道：“晚辈落拓江湖，岂能误人青春，西门堡主既已把女儿另许别人，晚辈正是求之不得的事……”

“住口，你小子人穷志亦穷，我老人家白搭了时间，你滚吧！”

甘棠内心一阵剧痛，暗忖：难道自己的志气消沉了？

怪老人接着又道：“小子，‘玉牒堡’就在前面三十里处右弯的山坳内，依老夫看来，你最好不要去了，干脆投入丐帮门下吧！”

甘棠望了老人一眼，片言不发，拔步向前道奔去。

一口气奔行了二十里左右，陡觉头晕眼花，两腿打晃，几乎

栽倒路中。

他两天未进饮食，一个饽饽又被那怪老人吃去大半，此刻饥火大炽，当然经受不住了，当下停了身影，定了定神，仰天长叹道：“老天待我甘棠何其薄也！”

叹息声中，折到路边掬了几口溪水暂填空腹，晃悠悠地举步再走。

尘土起处，一辆双套马油碧香车，迎面飞驰而至，甘棠饥疲交迫，再加上心事重重，反应自然迟缓，待到警觉，已无法趋避，但仍竭力地朝道旁闪身……

唏聿聿一阵马嘶，那辆马车猛然刹住，双马人立而起眼，几乎把车翻了过来。

“臭小子，赶路不带眼睛，你找死！”

暴喝声中，甘棠只觉背上一麻，接着是一阵刺骨剧痛。

一个彪形大汉，手握马鞭，气势汹汹地站在身前。

甘棠望了一眼这赶车的大汉，自知理屈，而且人穷气短，咬咬牙，转身……

“啪！”

又是一鞭抽在肩颈之间，对方手劲不小，几乎使他栽了下去，血水已流到胸前。

甘棠又眼一瞪，怒声道：“阁下未免欺人太甚了！”

赶车大汉怪叫一声：“大爷打死你这穷要饭的！”

鞭影撕风，罩头袭来。

甘棠一伸手，抓住对方鞭梢，目眦欲裂地道：“朋友当真是打死人不偿命么？”

赶车大汉冷哼一声道：“想不到你小子还是个会家子，撒手！”

振腕抖鞭，甘棠盛怒之下，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劲力，往回一带，“啪”的一声脆响，五尺长的生牛皮鞭，意一折为二，各人手中

握了一段。

赶车大汉面色一变，嘿嘿数声冷笑，抛去手中半截鞭尾，出手便抓，这一抓之势，不但快逾电光石火，而且玄奥莫测，不输江湖一流高手。

甘棠这一惊非同小可，一个赶车汉想不到会具有这等身手，当下忙不迭的向后弹退三尺，险险避过这一抓。

大汉一抓落空，另一只手掌已迅快绝伦的拍了出去。

甘棠已被饥疲煎迫得头晕眼花，有功力也施展不出来，凭着一口盛气，应付了两个照面，这一掌别说招架，连闪都闪不开。

“砰！”挟以一声闷哼，甘棠踉踉跄跄退了七八步，身形摇摇欲倒。

赶车的大汉意犹未尽，弹身欺上，再度出掌……

“住手！”

一声娇喝，传自车中，虽是喝斥的口吻，但听来悦耳之极。

赶车汉子收势疾退，脸上全是悻悻之色。

甘棠不期然的抬头望去，只感眼一亮，心头下意识的一阵卜卜乱跳。

车前，婷婷玉立着一个豆蔻芳华的素衣女子，美，美得令人目眩，若非目睹，谁能相信世间竟有这等绝色，琼鼻瑶口，杏脸桃腮，眉如春山横黛，眼若秋水含颦，玉躯纤秣适度，增一分则肥，减一分则瘦，尤其腮边那粒豆大的朱痣，更衬托得她美上加美。

甘棠并非好色之流，然而在刹那间他沉醉了。

素衣少女也是一怔，甘棠超凡的气质与盖世风标，使她芳心大为震荡，但，她随即感到自己的失态，粉靥不自主的一红，道：“下人鲁莽得罪，小女子这厢致歉了！”

甘棠发觉了自己的失态，对方是女子，首先开口赔罪，他当然不好再说什么，但这口气却是消不了的，可是事实摆在眼前，他不是这赶车汉子的对手，当下冷冷地道了声：“好说！”

默然举步离开。

那少女怔立了好一阵，才返回车内，道：“赶路！”

甘棠一路行去，脑海中尽是那素衣少女的影子，挥之不去，他下意识的看了看身上槛楼的衣服，摸了摸仍在刺痛的鞭痕，脸上露出一抹自嘲的苦笑。

他照着怪老人指示的途径走去，约莫又奔行了半个时辰，官道右侧果然现出一派苍翠的山峰，心想：“玉牒堡”大概就在这山坳之内不错了。

心念之中，折向山麓行去。

一条坦荡的黄土大道，直伸入山口之内，道上来往的尽是劲装疾服的汉子。

转过山口，只见坳内一座巍峨的巨堡，目光越过堡墙隐约可见鳞次栉比的屋脊。

堡门外，已扎了一座彩场，悬红挂紫，喜气洋溢。

甘棠目睹此情，不觉悲从中来，几乎没有勇气向前迈步。

“玉牒堡”办喜事，而出嫁的却是他的未婚妻。

他毫无怨尤，今天来的目的，便是解除婚约，以免耽误了别人的终生，但这婚礼举行在他来之前，使他的来意成了多余之举，的确不是滋味。

他本想就此回头，但又念及大丈夫来去分明，这件婚约总要当面交代清楚。

他那形同乞丐的模样，引起了不少行人的注目。

思虑再三，他终于硬起头皮向堡门走去。

“站住！”

两个彪形大汉，横拦身前，其中一个恶狠狠地道：“小子，你可看清楚了这是什么地方？”

甘棠面色微变，道：“当然清楚！”

“既然知道还敢胡闯？”

“在下……”

“别在上在下的了，明天才是喜事正日，讨喜气油也得到明晚。”

甘棠简直哭笑不得，咽了一口恶气，道：“在下求见贵堡主人？”

那大汉上下打量了甘棠一遍，鄙屑地道：“你，要见咱们掌门人？”

“不错！”

“去！去！去！别在这里讨打。”

甘棠不由七窍冒烟，跺跺脚回头便走……

蓦地——

一个臃肿的身影，邈邈远远地迎面而来，怪里怪气道：“噫，小子，你好快呀，事情办完了？”

甘棠不期然地停下脚步，一看来的正是不久前途中所遇的怪老人，想不到他也到“玉牒堡”来，闻言之下，黯然叹了口气，举步……

“慢着！”

“老丈有何指教？”

“没出息！”

甘棠为之一呆，这怪老人骂他“没出息”，是第二次。

两个守门的汉子，大步上前恭谨地行下礼去，口里道：“小的叩见老前辈！”

怪老人大大刺刺的一摆手道：“免！”

两大汉站起身来，其中之一向另一个道：“袁老二，速报管事，就说无名老前辈驾到！”

怪老人一抬手道：“不必，我老人家不喜欢这些臭排场。”

两大汉喏喏连声地应道：“是！”神色之间，恭敬已极。

甘棠心头一震，敢莫这怪老人就是江湖中人见人怕的怪物

“无名老人”？此老功力高绝，无人知其出身来历，有名的难缠难惹，专爱管闲事。

怪老人朝甘棠一指，向那发话的大汉道：“怎么回事？”

那大汉讪讪地道：“这位是老前辈的……”

“不相干，老夫随口问问！”

“啊！他要见敝堡主，小的恐怕……”

“你问过他来历没有？”

“这……倒未曾。”

“你知道你的堡主准不见他？”

“这……”

“你如果把他牵走，脑袋准搬家！”

说完，一摇一晃地摇身入堡去了。

两个大汉半晌做声不得，脸上全变了色，估不透甘棠是什么来路，其中之一假咳一声，抱拳躬身，满面尴尬地道：“小的有眼无珠，少侠勿怪！”

甘棠心中暗自感激“无名老人”，但也疑惧十分，莫非“无名老人”已知道自己来历？悔不该在路上时脱口报出了名姓。

这大汉接着又道：“请少侠示知名号，小的好通禀！”

甘棠淡淡地道：“就说故人之子求见！”

大汉皱了皱眉，道：“少侠请随小的来！”

说着，告了罪，在前带路，甘棠怀着一种莫名的复杂心情，跟在大汉之后向堡内行去，盘算着见到了那位父执，该如何措辞。

入得堡门，眼前是一条古柏夹峙的白石大道，隐约可见连云巨厦，人影不断来往，处处悬灯结彩，一片洋洋喜气。

顾盼间，来到一间阁楼之前，一个三角脸的汉子迎了上来，道：“什么事？”

那带路的大汉一拱手道：“请回管事，这位少侠求见堡主！”

三角脸汉子扫了甘棠一眼，冷冷地道：“张文，你连规矩都忘

了，胡乱把人往里带？”

那大汉急着分辩道：“无名老前辈交代的，小弟岂敢不遵！”

“哦！你下去吧！”

叫张文的汉子，转身出堡，三角脸的汉子才略一抱拳向甘棠道：“朋友上下如何称呼？”

“在下姓甘，先严与堡主是故交！”

“请稍候！”

三角脸汉子转入屋中，不大工夫屋里走出一个文士装束的中年人，满脸阴鸷之色，打量了甘棠一眼道：“甘朋友要见敝堡主？”

“是的！”

“区区堡中外务管事伍天才，请！”

说着，自顾自地向前带路。

经过数条白石甬道，来在边院一间客厅之内，管事伍天才道：“请在此等候，区区立即通禀敝堡主！”

“有劳了！”

甘棠心中感到无比地烦躁，同时也有些惊悚不安。

一个青衣婢女，端来了一杯茶，困惑地看了甘棠一眼，悄然退了出去。

不久，管事伍天才入而复出，阴阴一笑道：“敝上即刻接见，区区有事恕不奉陪了！”

这时，厅壁之后，出现一个华服老者和一个风姿绰约的中年美妇，两人从一个特殊装置的孔洞中，向厅内注视了片刻，齐露骇然之色。

那华服老者低声道：“你看是么？”

中年美妇声音有些不自然地道：“一点不错，真的是那小杂种！”

“奇怪？”